

探訪科西嘉

——充滿傳奇的島嶼

吳錫德

如果你有個七天左右的假期，不妨到科西嘉島（Corse）一遊，探訪一下這塊在地中海中的「聖地」：曾經威震歐洲歷史的一位英雄拿破崙的故鄉。

到科西嘉，可以從巴黎搭乘「高速火車」（TGV），經過馬賽，轉經蔚藍海岸，抵尼斯，再搭上一艘可搭乘二千旅客、六百輛客車的豪華客輪艾斯得赫號（L'Estérel），五個小時不到的飛馳，就到了北科西嘉郡的首府巴斯迪亞港（Bastia）。

科西嘉之行，就像做了一趟地中海的天然沐浴；有海水，有豔陽，還有島上的一切神妙的香美。友人問及，我回答，島上只有山，那是出奇的多；不然就是海，地中海緊緊地抱住它；有紅酒，香醇、醉人又令人垂涎；還有羊乳乾酪，那是島上僅存的魔力……。未了，或許該加上一句：科西嘉已快找不到拿破崙的影子了！只因為歷史是無情的，而兩百年來科西嘉人偏愛說：「沒有人能在家鄉做個先知！」

科西嘉境內多山，八千七百平方公里的陸地上，山卻佔了十分之九。它是「地中海突起的一座山」，中央山脈最高峰山多峰（Santo）高二千七百一十公尺，冬季飄雪，有滑雪設施。

它位居尼斯港東南方二百公里，活得像一塊曬乾的火腿肉，距離義大利的薩丁尼亞島僅僅十餘公里的海路。從腓尼基人，從古希臘、羅馬時代，到殖民地爭奪時代，近三千年來，它一直是地中海航運的要衝：「在地中海的歷史上，它從未孤立

過！」但這卻是一段不折不扣，悲慘又壯麗的悲劇史。民情因此兇悍不羈，但卻相當古道熱腸，有著地中海居民的熱忱。四面環海，島民卻未重視漁業。山是他們的財富，也是他們的保障；著名的灌木叢林（Maquis）即為一例。幾世紀以來，島上的居民「無時無刻不在尋求孤立自己，藉以保障它的安全，也用以迎接來自海上的威脅」。

如果說，科西嘉島是因為拿破崙而留名，確是一點也不為過。只要翻開中學歷史教科書，即會提醒你這項事實：「拿破崙生於科西嘉……」。儘管有些科西嘉人會不同意這種看法；但閒散慣了的島民，特別是那成羣結隊在樹蔭下乘涼的老人（是男、女成堆分開的），會以一種地中海特有的腔音和嚇唬的表情告訴你：「我們科西嘉人是不怎麼喜歡工作的，但一旦我們工作了，那就成了皇帝（指拿破崙）！」。當然也是這位唯一僅有的鄉親皇帝，苦心的將他的「科西嘉幫」拉上了歷史舞台。在歐洲史上出了一段鋒頭，也是他刻意的把科西嘉島聯合在法國大陸。兩世紀多的「依附」，兩百餘年的法國化、文明與進步，對島上的子民究竟是福，或是禍呢？的確仍有待歷史證明。

走訪二十世紀的科西嘉島，已快要找不到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著名小說《可倫巴》中，那些甘心以武犯禁、有仇必報的亡命俠客了。公路兩旁的葡萄園田早已取代了殺氣騰騰的灌木叢林。偶爾，會看到一、兩頭矮腳黑騾，載著它的

主人，或馱著貨，在田間緩緩走動，像並不急著跳出歷史的時空似的。背後永遠跟著它的女主人翁，永遠是著藏黑色的袍衣，就像有歷史記載以來就一成不變似的。斑落的小石教堂極其無奈的蹲在山崗上，海岸高處的烽火台，遠遠地一個接一個的，都快被山石給淹沒，卻是一聲也不發。到處都有古蹟可尋，甚至連一瓦一礫。但在炙陽和海的風浪中，卻格外顯得廉價，而不堪一擊。打開收音機則只有法國的香頌和美國的搖滾，偶爾會出現幾段島上僅有的吉他樂曲。科西嘉話好像祖奶奶的陪嫁品，說出來還深怕旁人竊笑似的。科西嘉文字甚至比拉丁文還慘，但至少島民還真有骨氣，絕少願意用義大利話交談。

該島在西元前十一世紀腓尼基人移入設立商棧以來，島民是以飼養家畜和牧業為生，西元前六世紀末古希臘人開始侵入，直到三世紀羅馬人大舉入侵，雖遭到頑強抵抗，終寡不敵眾。從此開始數世紀的羅馬化殖民。十二世紀羅馬帝國式微，熱那亞人趁乘佔領，直到十八世紀（1768年拿破崙出生前一年）移交給法國為止，期間曾由他們的民族英雄鮑里（Pascal Paoli）於1755年創立一個短暫科西嘉政府，也是有史以來唯一的科西嘉政權。法國大革命後，於1794年至1796年間一度淪為英國的「保護國」。二次大戰期間曾為德、義聯軍佔領，1943年九月光復後仍併為法國的一省，1975年分設為二郡「北科西嘉」和「南科西嘉」。

因受天然環境限制，多山又貧瘠，幾世紀來島上一直出現源源不斷的移民潮。拿破崙氏和他的家族即為一例。拿破崙自渡海到法國習軍後，直到稱帝、身亡，卻一次也沒再回到他的老家。特別是近半世紀以來，移出的人口幾達全部人口的一半，絕大多數移往法國大陸定居，但仍有不少人移往義大利和美國。聽說每年的返鄉日期，幾乎是該島的「國定假日」，目前該島人口只剩

下廿八萬人，每平方公里只住不到十人，且半數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南、北兩個大都市，也是法國最少人口的一省。

如果追溯歷史，早在十五世紀熱那亞人統治時代，大批的居民即已外移到法國，法王法蘭朔一世（François Ier）還組成一支科西嘉兵團，支援該兵團統率克羅梭（Sampiero Corso），幾乎一度推翻熱那亞人，取回政權，但仍是功虧一簣。從此，科西嘉島開始成為法國和義大利人爭奪的焦點。在1764年康比耶涅（Compiègne）和1768年凡爾賽條約上，法國終於奪取勝籌，贏得了統治權。但與科西嘉代表簽訂的條約上，雙方卻明文科西嘉同意與法國「合併」（Union）而非臣服，直到現在。

由於受熱那亞人長期統治的苦楚，加上法國的興起和拿破崙王朝的影響，新生一代的科西嘉人是較傾向於認同法國文化的。戰後民族意識再度興起，特別是近幾年來，科西嘉的地位問題又再度成

拿破崙誕生的祖屋



為法文報紙的主要焦點論題，而一般知識份子和民眾則較支持一項漸進的自治化運動。但仍有不少激烈份子組成一個類似巴解（PLO）的獨立運動組織（FLNC），他們的抗爭手法當然比較巴解含蓄多了，但到處漆貼標語已足夠替寧靜慣了的科西嘉島平添一份歷史的神秘色彩和殺氣。

二世紀前法國小說家羅梭（J.-J. Rousseau）遊科西嘉後，著書大嘆其「蜀道難行」，兩百年來情況並沒有多大改善。主要原因當然是受它地理位置及境內多山區影響，法國殖民帝國一向並不重視這塊地中海上貧瘠的領土。直到1975年法國政府才在這裡成立一個「科西嘉復興協會」（Somivac），一些現代化的設備才逐漸推廣到這個島上。為此，也大量吸引各地的觀光客，旅遊事業因此成為今日科西嘉唯一，也是最大的收入、不到三十萬的人口，每年前往的觀光客竟高達一百萬餘人。

每年的七、八兩月份是科西嘉島的觀光季節，幾乎每天每個時辰都有大批的遊客（好比南下的燕子）成羣結隊，扶老攜幼，一船接一船的湧到島上來。旅遊包機更像落雨一樣降臨該島。如果你趕時間，一個半小時的航行就可以把你由巴黎載到這塊乾淨的樂土。而近幾年來拜訪此地

的觀光客已不再是法國人的專利；國際觀光客以德國人和英國人最多，美國人卻不多見，同時更少（幾乎沒有）看到成羣結隊的日本觀光團。如今，它已經成為法國大陸地中海沿岸包括蒙地卡羅、坎城、尼斯的延續。原因不僅是它較有活動空間，以及較少商業化和貴族化氣息，主要的是它那份寧靜和樸實的天然景致。

今天，對於看膩歐洲大陸繁華的文明和喧嚷的地中海沿岸歷史陳蹟的旅行家或是渡假者，科西嘉無疑是最佳的去處。在那兒你可以享受到一切相當「低廉」的現代化設施，不用擔心被旁人干擾，絕沒有巴黎的擁擠和冷漠，更沒有尼斯、坎城的雜亂無章，更重要的你將會多有一份思古之幽情。

對於初次遠道而來的觀光客，拜訪科西嘉島最宜選在六月或九月間，當然得安排上至少一星期或較充裕的時間。由法國地中海沿岸各主要港口，都可以順利搭上舒適的輪船往科島東、西岸主要港口。如果能預先租輛車子渡海隨行，那是最理想不過的，因為上岸之後隨即可做環島行，甚至橫貫中央山脈，拜訪山區古城郭特（Corte），和那座「真正的科西嘉式城——沙戴涅（Sartène）」，雖然山路難行，說它九彎十八拐一點也不為過，極目望去，眼前幾乎連五百公尺平直的路基都看不到，那也是筆者生平所碰到最難熬的行程。但能有幸拜訪這片純樸的天然山景，和見到那些表情冷淡，但卻掩飾不住一片親切的面孔，也就不虛此行了！

島上氣候相當乾燥。四百家旅館散見在東、西岸各大城市，沿途舉目所及，有著無數的露營地散佈在郊野景致極佳的林蔭區內。更有全套現代化設備的出租別墅，論月低廉出租（可在報紙分類廣告中找到）。

阿雅克修拿破崙紀念碑



夏季裡的科西嘉島除了山就是海，如果你有一艘遊艇，或租用一艘橡皮船或單人帆布船，便可以隨心所欲的縱橫碧藍又寧靜的地中海海灣，那兒的天然小沙灘是出奇的多。若是自命為「人體派畫家」，那更將足以讓你為之嘆為觀止。有了一切最純潔、最自然的美麗胴體，在你眼前輕鬆自在地掠過。閑靜的氛圍，加上那份熱情的暑氣，已足以讓你動心，而想隨之起舞、附會風雅一番。當然，如果你堅持你的傳統尊嚴，和善的面孔，絕不致強迫你必須是夏娃，而我是亞當！

地中海是神祕又美麗的，有許多數不盡的歷史傳奇，讓你對著旖旎的夕陽遐思、幻想，欣賞海天一色的風光。然而，科西嘉島還有著更多的傳奇和故事。如果你願意，最好找一位當地的「土人」交談，但也不一定要找年邁的老者；或許你可以從他們一張張看似虛張聲勢，卻強作漫不經心的表情中，看到故事的主角，看到他們英勇的事蹟。

在結束行程前，可千萬別忘了拜訪一下拿破崙的故鄉，阿雅克修（Ajaccio），今天南科西嘉郡的首府。那已是一座現代化的海邊城市、觀光旅遊中心，但卻仍是那麼「科西嘉化」，大概是傳統的頑強個性使他們仍堅持保有這份純樸！這位曠世的法國皇帝的家就在離港不到三百公尺的高坡上，這位海邊的孩子有一天終於望到他的理想。兩百年的四層樓房雖經過數次整修，卻仍不改其樸實，沒有紅門高牆，沒有小橋流水的庭院，後窗望去，極目所及是一片掛曬的「萬國旗」，甚至紅紅綠綠的內衣，毫不矯情的在豔陽下飄揚。

拿破崙在世時，照顧他的科西嘉鄉親幾乎可說是無微不至的，死後恩澤所被，更足以讓所有的科西嘉人到處揚眉吐氣。但留下的卻不是什麼財富，或高樓大廈，或擎天的紀念碑，僅有一尊著軍服褐黑的雕像，靜靜的站在通往港口的大

道盡頭高丘上，默默地站著，沒有太多的往客膜拜，沒有廟祝，更沒有香火鼎盛。卻像極一位慈藹的父兄，親切的看顧，招呼著眾小們！唯一的獻禮，大概就是市政府二樓的那間陳列室，但只是一尊大理石雕像、幾幅掛像和一堆不甚起眼的紀念幣，當然，那頂代表一時權貴的皇冠，卻只能遠遠地擺在巴黎近郊的凡爾賽宮。館內只有一頂仿製品。這一切對科西嘉鄉親來講已是相當夠意思了！大概覺得這個厚禮對他已經夠貴重了，擺出來讓訪客觀賞是無妨的。科西嘉人是很少人到哪兒走動的。但卻能很快的指點問路的訪客。

年輕的拿破崙走了，到法國大陸去求發展，他居然當了法國皇帝。拿破崙走了，已經快二百年了，就像人類歷史上所有的英雄。但科西嘉還是科西嘉，樹蔭下老人的談話，知道他的越來越少了。不遠處一位青年人正默默的在做他的義大利烘餅，它是島上的名產，不知這位英雄小時候是否也喜歡吃這種餅呢？遠處，一羣外地來的青年男女，已經迫不急待脫光上衣，在那兒嬉戲，在那兒享受日光浴。有人在張望，像在找尋什麼似的，有人在冥想……，但拿破崙真的已經走遠了，而科西嘉島依舊美麗，還是充滿神秘和傳奇，不過，卻變得更親切、更赤裸罷了！

【作者按】：本人於1982年六月底初遊科西嘉島，遊記發表於隔年初的《歐洲日報》。日前重讀，頗覺得值得再讀，特打成電子檔刊用，以饗尚未前往一遊的讀者。也紀念法國亡友Claudie Richot，沒有她的提議及安排，就沒有這趟畢生難忘的科西嘉行。

（本文作者為淡江大學外語學院院長）